

[英] 约翰·霍 尔 著
伊安·查诺克

福尔摩斯探案续集

叶勤 张雷 刘涓 译



电话谋杀案



群众出版社

[英] 约翰·霍 尔 著
伊安·查诺克

福尔摩斯探案续集

叶勤 张雷 刘涓 译



Sherlock Holmes

电话谋杀案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电话谋杀案/[英] 霍尔著; 叶勤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4. 8

(福尔摩斯探案续集)

ISBN 7-5014-3203-1

I. 电… II. ①霍…②叶…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0708 号

电话谋杀案

著 者:[英] 约翰·霍尔
伊安·查诺克
译 者: 叶 勤 张 雷 刘 涓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王 子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386 千字
印 张: 16.25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203-1/I·1357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人物表

贝克街 221B 乙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约翰·H·华生医生

贝尔蒙特的全体职员

戈登·莫里森秘书

欧内斯特·威尔士园丁兼杂务工

威尔士夫人（欧内斯特的太太）管家

弗雷德里克·伊万斯助理园丁

亨利·麦瑞威瑟助理园丁

贝尔蒙特的客人

杰姆斯·达文波特版画家

彼得·格雷格森雕塑家

杰瑞米·兰恩作家

本杰明·摩根摄影家

理查德·庞特内已退休的音乐家

亨利·汤姆林森已退休的音乐家

警察

德·蒙特福特上校郡警察局长

弗雷斯特探长地方警察

目 录

电话谋杀案	约翰·霍尔 张 雷 译	(1)
福尔摩斯的旅行	约翰·霍尔 刘 涓 译	(165)
第一部 约翰·华生的日记		(167)
1. 东风中的相会		(167)
2.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解释		(177)
3. 莱辛巴赫追述		(188)
第二部 戴思的日记		(197)
4. 大吉岭		(197)
5. 名叫西格尔森的挪威人		(205)
6.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213)
7. 进入西藏		(220)
8. 莫瑞第教授		(225)
9. 又是莫瑞第教授		(233)
10. 最有趣的人		(240)
11. 返回西方了		(250)
12. 伊格诺夫		(259)
13. “叫我赛利姆”		(270)



14. 麦加	(278)
15. 从吉达到萨瓦金	(285)
16. 喀土穆	(292)
第三部 约翰·华生的日记	(303)
17. 后记	(303)
福尔摩斯的早期案例	伊安·查诺克 (307) 叶 勤 译
序言 51 年的大展览	(309)
第一部 摘自“封埋珍藏仪式”的披露	(312)
默尔顿谋杀案记录	(313)
葡萄酒商贩姆伯利案	(347)
奇遇俄国老妇人	(376)
奇异的铝拐杖事件	(400)
关于畸形足瑞柯勒提和他那可恶妻子的 全面报道	(426)
第二部 告别福尔摩斯	(451)
法林多什夫人与猫眼石冠冕	(452)
“玛蒂尔达·布里格斯号”与苏门答腊巨鼠	(490)

电话谋杀案

约翰·霍尔

张 雷 译





第一章

我的好友福尔摩斯先生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特点，那就是即使他对案子的解释有某个或几个方面是错误的——这样的情形是罕见的——他仍然能够以某种非凡的方式破解这个谜案，而其他所有人还在困惑不解呢。我现在就要说一个这样的案子，并且我就是让福尔摩斯接手这个案子的人。

我记得那是在 1899 年七月的一天，天气热得要命，我睡不好觉，因为在伦敦，热浪仿佛是被集中并强化地封闭在建筑物里，令人难以忍受。最后我连休息一下的念头也只好放弃，早早地下床吃早餐。吃完后我开始认真地看报，这时福尔摩斯走了进来。他冲我点点头，似乎正要说话，但接着他的目光逡巡到房间的角落。他掀起一条眉毛，叹了口气。

“福尔摩斯，这是时代发展的潮流！”我学着他的样子，紧盯着那里的电话机。这台电话我们装上没多久，经过我再三劝说福尔摩斯才勉强同意。

“也许它是，”他说，“但我觉得它缺点甚多。”

“它是很可靠的，”我告诉他，“从伦敦第一家电话局开业到现在已经整整二十年了——”

“提醒我给邮政大臣发个贺电。”福尔摩斯相当无礼地说。



“最开始时，只有八个订户——”

“我似乎记得你已经惠赠我一份对募股说明书的冗长摘要，医生。”福尔摩斯说。

“但想想看，福尔摩斯！考虑一下用它来跟朋友联系有多方便！它就像是你在家里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电报局一样。”我说。

“它那个小闹铃经常打断人们的进餐——”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经常打断人们的进餐。”福尔摩斯肯定地重复道，一边以嫌恶的表情拿起听筒。接着是一段我们近些年来变得相当熟悉的那种古怪的单方面的并且简短无礼的对话。过了一会儿，福尔摩斯把听筒递给我说，“依我的判断，医生，这个电话是你的。”

“谢谢，福尔摩斯。”我慎重地接过听筒，因为——尽管我们这架电话已经装上几天了——然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用它来联系我。“喂？我是华生。”

听筒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噼啪声，过后我能听到的说话声是被割裂的分散的言语断片。

“——华生？——我是莫里森，在贝尔蒙特。您曾计划——住在我们这里——若干——之前。我想——电话——确认您今天晚些时刻的光临。”

“是，是，的确如此。”我说，“我已备好行装正要出发。一切就绪，我在下午时分到达。我期盼着我在那里的度假。”

“——盼望——您。向您致敬，先生。”

“我向您回敬，先生！你瞧，福尔摩斯，”我说，一边放回听筒，“是莫里森先生，贝尔蒙特的秘书，想确认我从今天下午起住在那里。”

“但我想你已经用信件确认它了吧？”福尔摩斯笑着说。



“是的，我有。但即便如此，总是可能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使我去不成的情况。电话能够避免为不得不去发电报而操心，或者避免在紧要关头使人们失望。”

“那么也许我将变得喜欢它，”福尔摩斯平静地说，“无论如何，我衷心地希望你将享受到度假的乐趣。”

“谢谢你。上帝知道，我是不惜一切打算迎来一个变化，”我坦白地说，“这种天气让我对伦敦感到厌倦，我渴望着乡间的气息。”

“你一定会如愿以偿。”福尔摩斯说，“那个地方不是处于北部丘陵和森林地带之间吗？你会原谅内容简介上——如果我没弄错的话——那些诗意的描述。在那里面我还看到许多摘录。”

“它是有些夸张，”我同意，“但是，你说得对，它是位于萨里和萨塞克斯的边界上，并且——根据向我推荐它，或者毋宁说，把我推荐给它的朋友的说法——它是令人快乐的地方。”

“它的确是令人快乐的地方，”福尔摩斯说，“而且对我俩来说，它会带来有趣的联想，你是否想起了在离它不远的坎宁安发生的那个有趣的——尽管相当早了——事件？”

“我想起来了，福尔摩斯。事实上，我还以‘瑞盖特之谜’为题记录了它。”

“我看过了。”他说，“而且坦白地说，我很少见过像它那样以牺牲事实为代价而追求耸人听闻。哦，对了，”我尚未来得及公平地迎战这一指责，他就加上一句，“是否哈耶特上校仍住在那一带？”

“是的。”哈耶特上校是一个老朋友了，我最初在阿富汗与他相识，后来在坎宁安一案中他和福尔摩斯、我曾并肩作战。“事实上，哈耶特上校曾邀请我住在他那里。但我担心他已经不再是那时候的他了，任何刺激——即使像我这样非常谨慎的



客人——都是不允许的。这些年来他的生活十分平静，陪伴他的人就是一名护士，因为他的身体很虚弱；还有个秘书，好像叫卡斯太尔斯或卡如塞斯这一类的名字。上校正从事他对我描述过的‘博学的证明’的写作工作，打算写出一部完全写实的迈万德地区的事件史。那个秘书——据我所知，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正协助他搜集资料。我已经提出明天去探望他，顺便翻一下迄今已完成的部分，在文字和军事方面或许能提些建议。”

“我知道了。请代我向上校致以祝贺及美好的祝愿。他有惠于我，因为他使我有机会接触到极其有趣的一桩案子。”福尔摩斯说，一边在一片烤面包上涂上黄油。“告诉我，”他说，“你早先提到是你被推荐给它，而不是它被推荐给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那地方不是一个旅店，”我答道，“它是一个旧庄园——就以贝尔蒙特为名——它以慈善信托的名义运作。”

“真的吗？”

“这份信托财产是二十年前由一个慈善家捐赠的，他的名字——如果我能回想起来的话——你一定很熟悉。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名字，因为他原先在染靴业或类似的领域赚了很多钱，然后把钱投资到铁路股票上，于是变成英格兰最富有的人之一。现在，他又成为一名艺术资助人——其实，他自己是一个颇有才华的业余铜版印刷雕刻师。”

福尔摩斯呻吟起来。

我不理睬他。“他有一个庞大的家族——并且，据我私下得到的消息，他妻子的家族同样是个大家族。他意识到他相识的艺术家中有许多处在非常类似的境况中。他更意识到假如那些艺术家能够偶尔离开家庭与妻儿的话，会受益良多，但他们大多数缺乏足够的资金去国外度假，或住在一家一流的旅馆



里。因此他买下这座古老的庄园大宅捐赠出去，还给予必要的资金，使它能够如他所愿地完全以类似一流旅店的方式运行，但对其客人只收取微不足道的费用。”

“真是个慈善家。”

“如你所说，福尔摩斯。”

“那个推荐是怎么回事呢？”

“哦，”我说，“住进去的人需要一封出自某个曾在那里住过的人的推荐信，仅此而已，只要这个人和文学或艺术沾点关系。哦当然，委托书上的条款声明，只有男性才能住在那里。”

“大概是为了不使人分心吧？”福尔摩斯说。

“也许吧。你应该一起去，福尔摩斯——我可以现在打电话给秘书，看看他们是否还有空房。”

“你真是个好人的。但恐怕凭我的文学成就得不到一封推荐信。”

“你太低估自己了，福尔摩斯。看，你的专题论著总是被当做相关领域的权威性定论——无论在它之前的结论是什么。”

福尔摩斯笑了起来。“言过其实了。但它倒是一个非常简洁的短评。不过，在鲍吉亚人的黑珍珠案这么紧急的情况下，我目前真是走不开。”

我点点头，因为我知道福尔摩斯正忙于追捕从达克饭店科罗纳王子住的房间里窃走惊人珠宝的小偷。我现在还可以补充说，这个案子甚至令福尔摩斯一度感到困扰，直到一年后他才由另一件案子解开了这个谜。那件案子是我所记载下的最有趣的案子，我冠之以“六个拿破仑”的题目。

“你是说你的行装已准备好了吗？”福尔摩斯问。

“是的。我全都准备好了，我将搭午后的火车离开——当然，除非我对你的调查能有所帮助，那就完全由你来支配我的时间。”



福尔摩斯摇摇头。“谢谢你的好意，但我怕问题是不可解决的那种，至少在目前来说。而你尽最大的努力也帮不了我，我怀疑它会是令人困惑的案件之一，即使能够解决它，也要拖延相当长的时间，而且主要依赖运气。不，华生，在此我只有预祝你得到一次愉快安宁的乡间度假。现在我必须走了，”他看了看手表，接着说，“因为我在半小时之后有个约会。王子可不愿一直等着，哪怕我带给他的不是好消息。”

福尔摩斯不久后就离开了，而我整个早上都在对我的包裹做最后的整理，尽管实际上，我需要的东西很少而且简单。

十一点钟我坐上出租马车，在我的俱乐部吃了午饭，两点时我已在维多利亚的头等车厢里就座。到达瑞德希尔后我转乘一辆当地的火车，三点半钟我在一个安静的小站下了车，周围尽是芙蓉红和牛芹菜。我问明了目的地的方向，从小站到那里差不多有半英里。我悠闲地走了十分钟，来到一条林阴小路上。一些大屋子沿路排成一行，大部分是新建的，它们是那些沉迷于自己对乡村的鉴赏力的城里人的别墅。但是它们之中有一幢非常古朴，从外形上判断，我认为可以追溯到17世纪早期。门柱上的铜匾额是新的，擦得光亮，上书“贝尔蒙特”。我转向一条砂石路，穿过整洁的庭院。我向一个正在花床中种花的老人点头问候。然后在厚实沉重的橡木大门前停下来，大门上雕刻着日期“1607”。我为自己估测正确感到高兴，精神饱满地拉了门铃。

过了一会儿，伴着一阵吱吱嘎嘎的声音，门开了。门后是一个小个子男人，大约四十岁多一点，晒得黝黑，挺着笔直的背，带着我所见过最宽的咧着嘴的笑容。

“先生是？”

“我的名字是华生，”我说，“我想你们正等着我？”



“华生医生？我们确实在等您，先生。请进，我来拿您的包。”

“谢谢，您是——”

“威尔士，先生。欧内斯特·威尔士——朋友们叫我欧内——我是这块老地方的园丁和干杂活的。我妻子也许已经见到您了，不过现在快到下午茶时间了。”

我走进去，发现自己身处一间宽阔的镶嵌着暗黑色橡木的门厅中。对面那边，朝着大门是数级台阶，上面有一条带栏杆的向左右两个方向延伸开去的走廊。走廊的墙上，正对着前门，挂着一幅非常大但相当平常的画，画中的绅士表情阴郁，服饰是五十年前流行的样式。

“那是此地的缔造者，先生。”见我看着画，威尔士说。

“既然现在正好是下午茶的时间，何不直接到图书馆——那道门，在那边，先生——见见其他的绅士？我把您的包放到您的房间里。等您喝完茶，我妻子会带您去您的房间。”

“非常感谢。”我说，想给他一些小费以示我的感谢。

“愿主保佑您，先生，不需要这个。当然，在您离开时，如果您心情同样好的话——”说着他向我行了某种半举手礼。

这个举手礼，配上他的姿态，使我大胆地开始又一次的推理。“你是个老兵？”我问。

“我是个老兵，先生。”

“我也是。伯克郡战役那会儿。在迈万德负伤，于是便退役了。”

“是吗，先生？我本人曾在苏丹服役，先生。”

“怎么，是最近这次战役吗？”

“不是，先生，大约与您作战是同时——是戈登将军时期。”



“战斗相当激烈。”

他微笑的嘴角变得更宽了。“确实激烈，先生。如果我也能像您这样勇敢的话，我同您的情况就很相似了，因为我也是挨了颗子弹，然后领了养老金退役。宁静，保持微笑，这就是我常讲的话，先生。我几乎立马就有了这份工作，直到今天。”

“天生好运强过有钱，嗯？”

“就是，先生。现在人们常说世界小，世界就是很小，难道不是这样吗，伯克郡的事刚完我们——戈登将军和我自己——在苏丹就开战了？”

“的确如此。”我说。

“痛打了他们，不是吗，先生？”

“报纸上的报道是这么说的。”

“好吧，先生，和您谈话真令人愉快，如果您原谅我的失礼的话。但我必须去做我的事情了，否则秘书该找我了。也许以后我能和您再说几句，先生，假如您正巧在花园附近并且有空的话。”

“非常乐意。”我说。

“那我祝您在这儿过得愉快，先生。”

“如果客人都像你这样使人愉快的话，威尔士，那我会过得非常愉快的。”我回答，这个老实人因为赞扬而脸红了。

我走上浅浅的台阶，只需两三步就到了威尔士指点的房间，里面空无一人，我有些好奇地四下打量。显而易见，这个房间被用作所谓的图书室，因为尽管不太大，它还是摆放着一些书，许多书的保管情形很可悲。一张矮桌上放一张碟子，连带着茶杯、糖和清凉饮料。

我犹豫着是否不请自坐。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进来一个女人，大约四十岁，风韵犹存，托着一个盘子，上面有两个茶壶。



她把盘子放下，笑着对我说：“您是华生医生？”

“是的。”

“威尔士夫人，先生。我是这儿的管家。”

“哈，是的，我想我见过您丈夫了。”

“请用茶，先生，还有蛋糕。这个壶里是大吉岭茶，另一个壶里是灰伯爵茶。”

说完这句话，威尔士夫人离开了。恐怕我仍得站着参观这个房间，因为，尽管有威尔士夫妇温暖亲切的招待，我至今还没遇上一个能称之为正式角色的人。不过没多久，门再次打开了，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人脸上挂着愉快的笑容走了进来。

“嗨！”他说，“我想您是华生医生？”（和每一位医生一样，自斯坦利和利文斯通那次著名的会面之后，我不得不变得习惯于这种问候方式。）

“我就是，先生。”

他伸出手。“戈登·莫里森，先生。这份委托产业的秘书。我很高兴您这个星期就来了，因为我会星期五离开去度一个短假，那样就会很遗憾地不能见到您。我相当喜欢会见新客人，介绍我自己，当然，还有这座屋子。请随使用茶。”

我为莫里森倒了一杯茶，又为自己倒了一杯，然后说：“您会原谅我冒昧地独自一人呆在这个房间里，因为我是被威尔士先生和夫人请进来的。”

“如果您恪守礼节，我不会原谅您的，”他说，“我们力图使我们的客人感到就像在他们自己家里一样，同时又没有家里常有的使人分心的事。并且——不过当然，我们不鼓励佣人有任何一种不守礼节的行为——我们没有太多的规章和条例。您带礼服了吗？”他急切地加了一句。

“如您所要求的，我带了，先生。”